

正说历朝八十臣

乔继堂 主编



中

管仲

张居正

姜太公

吕不韦

诸葛亮

曹操

林之洞

李文化及

纪晓岚

李鸿章

李鸿章

苏秦

林则徐

寇准

曾國藩

王安石

晏婴

文天祥

胡伯玉

李斯

耶律楚材

魏徵

狄仁杰

魏徵

魏徵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正说历朝八十臣

乔继堂 主编

正说
历史
人物

中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两 晋】

王 濬

王濬（206～285），字士治，西晋将领。武帝时任抚骑大将军，封襄阳县侯，谥号“武”。弘农（今河南灵宝西南）人。他历任河东从事、车骑从事中郎、巴郡太守、益州刺史、龙骧将军、平东将军、辅国将军等，他在灭吴战役中功勋卓著，千古驰名。但他恃功自傲，致使争起朝堂，可谓白璧有瑕。

一、受知羊祜 造船益州

王濬出身于世代二千石的官吏之家。他博通典籍，姿容修美，但由于不求名望，不谨细行，因而不为乡里所称道。后来，他改变了原来的性格，变得开通明达起来。

王濬素有大志。他曾修造宅院，把门前的路开得有几十步宽。人们奇怪，问他为何要修如此宽的道路，他说：“我要让这道路容得下长戟幡旗。”众人都笑他自不量力。王濬慨叹：“陈胜有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不久，王濬被征召为河东从事。因他为人严正清峻，听说他到任，好多不廉洁的郡守、县令都望风辞职而去。刺史徐邈有个女儿，贤淑有才，尚未许配与人，正在择夫。徐邈会集僚佐属吏，让女儿在内室察选。女儿相中了王濬，徐邈便依从女儿之意，



王 濬



孙吴、西晋兴建大量的楼船，图为《武经总要》中的楼船图

把她嫁给了王濬。^[1]

后来，王濬参与征南军事，羊祜见他举止不凡，非常赏识他。羊祜的侄儿羊暨说：“王濬为人志量过大，生活也奢侈不节，不能专任大事，应该对他加以节制裁夺。”羊祜却不这样认为，他说：“王濬有大才，如果满足他的要求，定可为国建立大功！”于是

转任王濬为车骑从事中郎。有识之人都认为羊祜能知人，善荐人。^[2]接着，王濬任巴郡（治今重庆）太守。巴郡邻近吴国，士兵苦于征役，所以生下男孩都不愿意抚养。王濬到任后，整肃有关法律条文，宽缓徭役租税，对产育之都给予休息恢复之便，因而保全了几千婴儿。后又转任广汉太守，垂布德惠，百姓都很依赖他。

据说，有一次，王濬夜间梦见有三把刀悬挂在屋梁之上，不一会，“又益（增）一刀”。王濬惊醒，以为不祥，主簿李毅附会梦境，向他拜贺，说：“三刀，字形如‘州’，又益一刀，恐怕兆示着您要做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长官呢！”说来也巧，不久益州刺史皇甫晏被张弘所杀，朝廷果然升任王濬为益州刺史。^[3]

[1] 事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州郡辟河东从事。守令有不廉洁者，皆望风自引而去。刺史燕国徐邈有女才淑，择夫未嫁。邈乃大会佐吏，令女于内观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

[2] 事及语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后参征南军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为人志大，奢侈不节，不可专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将欲济其所欲，必可用也。’转车骑从事中郎，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焉。”

[3] 事及语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濬夜梦悬三刀于其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及贼张弘杀益州刺史皇甫晏，果迁濬为益州史。”



王濬一到益州，便设谋定计，把张弘等作乱之人全部诛灭。因为此功，王濬被封为关内侯。王濬在任益州刺史时，广行仁义和恩惠，树威立信，当地各族百姓都情愿归附。

鉴于王濬业绩突出，朝廷命他入朝任右卫将军、大司农之职。羊祜当时正在筹划平吴，知道王濬奇略过人，才可大用，秘上表章，请仍留他于益州刺史任上，参与平吴大计。于是，朝廷重新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专治水军。

王濬承受诏命，修造战船。他把船造得十分高大，并把几条船联成大船，大到120步见方，能乘坐2000多人。船上用木料建成围墙，上面建起望楼，望楼四面开门，都能骑马出入。王濬还命人在船头画上鹳鸟怪兽，来震慑江神。他造的舟船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王濬在蜀地造船，削下的木片木皮顺江而下。吴国建平太守吾彦把漂来的木片木皮拿给孙皓看，并说：“晋国一定是要大举进攻了，应该增加建平的兵力；守住建平，晋兵就不敢渡江了。”孙皓却刚愎自用，不听从其计。^[1]

不久，因吴地童谣（见《羊祜传》）的关系，朝廷升任王濬为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事。

二、顺流而下 铁锁沉江

王濬造船，一造就是7年。到咸宁五年（279）四月，王濬请求速伐东吴。他提出了三条理由，一是孙皓荒淫凶逆，吴人怨声载道，倘若不速加征伐，一旦吴国更立贤主，则成强敌；二是自己造船7年，日有朽败；三是自己年已70，倘有不虞，岂不贻误军机？他还郑重指出，这三条中，如果有一条出了问题，则吴国难图，大计难成。^[2]

晋武帝认为王濬说得有理，但贾充、荀勖等重臣却认为此议不可行，只有张

[1] 事及语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濬造船于蜀，其木楫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彦取流楫以呈孙皓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皓不从。”

[2] 语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臣数参访吴楚同异，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无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

江沉鎖鑰



铁锁沉江（选自《马骥画宝》）

华大力支持。后来，杜预也上表陈请伐吴，晋武帝这才发布诏令，六路伐吴。

王濬将要统兵攻吴，当年他在巴郡保全养育的那些婴儿，如今都到了可以从军的年龄，父母鼓励他们说：“是王府君（王濬）保全了你们，所以，你们要勉力作战，不要怕死惜命，要以此报答王府君的厚恩。”

太康元年（280）正月，王濬自益州东下，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进攻丹杨（又作丹阳，今属江苏），擒获吴丹杨监盛纪。吴国人在长江险滩要害之处，都拉上铁锁链，横断江面。另外，吴人还打造了许多一丈多的铁锥，暗藏江中，用来阻挡行船。此前，羊祜擒获吴国间谍，详细了解了吴国的这些江防措施，即通告王

濬。王濬造了几十张大筏，并联成百步见方，筏上绑着草人，草人身着铠甲，手执棍棒。船队行进时，先令善于游泳者推着筏子走在前面，筏子遇到水下铁锥，铁锥就扎在筏上被拔掉了。王濬还制作大火炬，有十多丈长、几十围粗，中间灌上麻油，安放在大船船头。遇到铁锁链时，就点燃火炬去烧，用不了多长时间，铁链就被融化烧断。楼船行进，再无障碍。^[1]于是晋军顺流直下，两个月的时间，

[1] 事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



相继攻克西陵、荆门、夷道、乐乡诸城，擒获将领多人。朝廷下诏，提升王濬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

王濬从蜀地出发以来，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力相抗。于是，顺流鼓棹，直捣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东岸）。吴主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领水军万人抵御。王濬水军涌来，楼船上旌旗遮天蔽日，张象望风归降。孙皓君臣听说王濬水军，声势浩大，无不胆裂魂惊。于是，采纳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的建议，向王濬送信请降。三月，王濬进入建业，孙皓备齐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反缚，衔璧牵羊，大夫等官员都身穿麻服，士兵抬着棺材，率领太子孙瑾等21人，到王濬营门。王濬亲自为孙皓松绑，然后接受宝璧，焚烧棺材，派人将孙皓送到晋都。同时，查收吴国图籍，封存吴国府库。晋武帝派使者犒赏了王濬的部队。

灭吴之战，王濬共攻克4州、43郡，俘获人口52.3万，兵员23万，自此，天下一统。

三、受抑王浑 交恶有司

伐吴之初，武帝下诏命令王濬进军建平，接受杜预指挥，到秣陵（治今南京）后，转受王浑指挥。杜预到江陵，对将帅们说：“如果王濬攻下建平，那么顺流长驱直下，他的威名已立，不应让他再听我节度制约；如果不能攻克建平，我也没机会对他进行指挥。”王濬到西陵，杜预写信给他，信中说：“您已经摧毁了吴国西部的屏障，应该径直进攻秣陵，征讨吴寇，解放吴人。”王濬得信大喜，把杜预的信表呈武帝。^[1]

当王濬将到秣陵时，王浑派使者请王濬暂停舟师，上岸商讨军机。王濬借口“风大，船停不住”，不肯上岸，挥师直进，乘胜纳降。

王浑早就击败了孙皓的中军，斩杀了张悌等人，停兵在秣陵，没有立即进击。如今王濬一鼓克敌，告成大功，王浑一则以怒，一则以耻，于是上表朝廷，

[1] 事及语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初，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预至江陵，谓诸将帅曰：‘若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濬至西陵，预与之书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濬大悦，表呈预书。”



杜 预

——从明刻本《古先君臣图鉴》

说王濬违诏，不听调遣，并罗织罪状予以诬告。主管部门准备用槛车把王濬押回京师处理，武帝不许，只是下诏责备他，诏书中说：“伐吴事大，应该统一指挥。上次诏书命将军受王浑指挥调遣，王浑思谋深重，按兵不动，专待将军。为什么将军却径去攻敌，不听王浑调度呢？将军您的功劳，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如今恃功肆意，让朕用什么号令天下！”

王濬上书自辩。书中说：“以前接到诏书，让我直攻秣陵，又让我受太尉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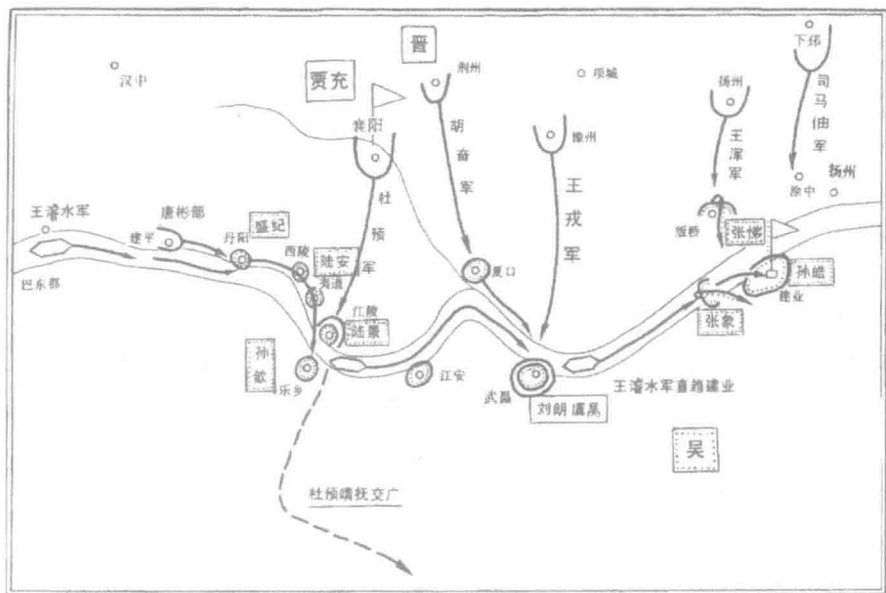
充节度。我十五日到三山，令我受王浑节度的诏书十六日才从洛阳发出。当时，我见王浑部队在北岸，他送信来请我议事，而我部水军正值大风，直进敌城，没有机会回船与见。我认为，臣下事君，只要有利于社稷，就应该在面对死生时，决不回避。倘若遇事顾忌迟疑，以避罪责，则是对国不忠。”

王浑又把扬州刺史周浚的信上呈武帝。信中说王濬的部下掠得孙皓宝物，火烧孙皓宫殿。王濬再次上表申辩，并说：“伪吴君臣，如今全都活着，可以审问验证，以明虚实。”

王濬回到京都，有司劾奏他违诏不受王浑节度，应坐大不敬罪，交付廷尉。武帝说，王濬先受诏书直进秣陵，后来朝廷才下诏让他接受王浑节度。但诏书稽留迟延，未能及时送达，因此，不能说他违诏。王濬有征伐之劳，即使有些许可责之处，也不该因为小的过错而掩盖了大的德行。有司又上奏，说王濬被赦免后烧毁敌船 135 艘，应该交付廷尉察办，武帝又下诏不许。^[1]

王浑与王濬争功，廷尉刘颂偏袒王浑，认为王浑为首功，王濬之功为次。武

[1] 事及语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后所被七诏月日，又赦后违诏不受浑节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诏曰：‘濬前受诏径造秣陵，后乃下受浑节度。诏书稽留，所下不至，便令与不受诏同责，未为经通。濬不即表上被浑宣诏，此可责也。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后烧贼船百三十五艘，辄敕付廷尉禁推。诏曰‘勿推’。”



帝不便专制，只好加以通融，让王浑进爵为公，任命王濬为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有司上奏说，按规定辅国大将军不是达官，应该不置司马，不给官骑。武帝下诏，按照旧有的规制，给予王濬 500 辆大车，增兵 500 人为辅国营，给予亲骑 100 人、官骑 10 人，置司马。并加封为襄阳县侯，食邑万户，加以厚赐。

王濬认为自己建有大功，但却被王浑父子和其他豪强压抑，并且屡屡遭有司弹劾，心中颇为不平。于是，每次进见皇帝，谈起攻伐之劳和受压抑之状，就无比怨愤，有时还会说出过激的话来。武帝知道他的心意，常常宽宥原谅他。

益州护军范通是王濬的外亲，曾对王濬说：“您立有大功，但却不善于居功。”王濬问他为何这样说，他解释：“您凯旋时，应该换上常服，头戴角巾，归于私宅，嘴里也不必提平吴之事。如果有人问，你就说‘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有何能耐’！这正是蔺相如折服廉颇之法。王浑见您如此，能不惭愧吗？”王濬说：“开始时，我只怕像邓艾一样，立有战功而获罪，所以不能不说；再者，我心中的郁闷不平也实在难以排遣。这恐怕是我性情过于褊狭了吧！”^[1]

[1] 事及语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濬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豪强所抑，屡为有司所奏，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帝每容恕之。益州护军范通，濬之外亲也，谓濬曰：‘卿功则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濬曰：‘何谓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问者，（接下页）’

当时的许多人均认为王濬功高赏薄。于是，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密都上表为王濬鸣不平。武帝便升任王濬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王浑到王濬那里，王濬总要严加防备，然后才与其相见。^[1]

自平吴之后，王濬一改其生活方式，锦衣玉食，极其奢侈。他所推荐任用的，大多是蜀人。后来，朝廷又转任他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如故。

太康六年（285）十二月，王濬去世，享年80岁。朝廷赐谥曰“武”。

王濬葬在柏谷山，坟墓阔大，围墙周长45里，松柏茂盛。

名家评说

案故抚军王濬，历职内外，任兼文武，料敌制胜，明勇独断，义存社稷之利，不顾专辄之罪。荷戈长骛，席卷万里，僭号之吴，面缚象魏。……濬建元勋于当年，著嘉庆于身后，灵基托根于南垂，皇祚中兴于江左，旧物克彰，神器重耀，岂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

——晋·桓温语，载《晋书》

二王属当戎旅，受律遄征，浑既献捷横江，濬亦克清建邺。于时讨吴之劳，将帅虽多，定吴之劳，此焉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阳夏之推功，上稟庙堂，下凭将士。岂非懋勋懋德，善始善终者欤！此而不存，彼焉是务。或矜功负气，或恃势骄陵，竞构南箕，成兹贝锦。遂乃喧黷宸扆，致乱彝伦，既为戒于功臣，亦致讥于清论，岂不惜哉！

——唐·房玄龄《晋书》

武帝非不明察，卒因朝臣右袒王浑，独封浑为公，而濬以下不过封侯，

（接上页）辄曰：“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颜老之不伐，龚遂之雅对，将何以过之。简生所以屈廉颇，王浑能无愧乎！’濬曰：‘吾始惧邓艾之事，畏祸及，不得无言，亦不能遣诸胸中，是吾褊也。’”

[1]事见《晋书·王浑王濬唐彬列传》：“时人咸以濬功重报轻，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并表讼濬之屈。帝乃迁濬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王浑诣濬，濬严设备卫，然后见之。”



无怪濬之愤悒不平也。然功成者退，知足不辱，濬乃为小丈夫之悻悻，始终未释，其后来之得全首领者，尚其幸耳。韩彭蒯酈，晁错受戮，非炎盛开国时耶？史家谓浑既害善，濬亦矜功，诚足为一时定评云。

——蔡东藩《两晋演义》

羊 祜

羊祜（221～278），字叔子，西晋名将。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父羊衡，曾官上党太守。武帝时任征南大将军，封郡公，追赠侍中、太傅，谥号“成”。羊祜历任中军将军、尚书右仆射、卫将军、车骑将军、平南将军等。他为人谦退礼让，一生清廉俭朴，仁德之名流传后世。他上疏建议伐吴，并在江汉积极做准备工作，为西晋灭吴和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羊 祜

——从清乾隆时期刊本《晚笑堂竹庄画传》（作者上官周）

一、累召不就 居上能谦

羊祜家世代都任二千石的高官，并且都以清廉有德著称。到羊祜，已历9代。羊祜的祖父羊续，在汉朝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衡，曾任上党太守。羊祜是东汉蔡邕的外孙，晋景献皇后的同母弟。

羊祜12岁丧父，孝行哀思超过常礼。他奉事叔父羊耽也十分恭谨。羊祜曾在汶水边上游玩，遇见一位老人，说他“面相好，不到60岁，就能为国家建立大功”。老人说完就走了，不知去向。^[1]

羊祜长大后，博览群书，善做文章，善发议论，每每中肯切要。而且他身長七尺三寸，风度潇洒，须眉秀美。郡将夏侯威认为他不同常人，把兄长夏侯霸的女儿

[1] 事及语见《晋书·羊祜杜预列传》：“尝游汶水之滨，遇父老谓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于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嫁给了他。

羊祜被荐举为上计吏，州官四次征辟他为从事、秀才，五府（古代五种官署的合称，所指不一）也纷纷任命他，他都不肯接受。太原人郭奕见到他后说：“这位就是当今的颜回啊！”后来，羊祜跟王沉一起都被曹爽征辟，王沉劝羊祜应命就职，羊祜说：“委身事人，谈何容易。”王沉独自应召。等到曹爽事败，王沉因为是他的故吏而被罢免，于是对羊祜说：“早该记住您以前的话。”羊祜却安慰他说：“这不是预先可以料到的！”羊祜就是这样，既有先见之明，又不肯显示夸耀。^[1]



晋武帝司马炎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馆藏

夏侯霸投降蜀国后，姻亲怕受连累，大都与他家断绝了关系，只有羊祜安慰他的家属，体恤他的亲人，亲近恩礼更甚于常日。不久，羊祜的母亲和长兄羊发相继去世。羊祜服丧守礼十多年。这期间，他以素食为主，笃重朴实，如同儒者。

司马昭任大将军，征辟羊祜，羊祜没有应命。于是，朝廷公车征拜羊祜为中书侍郎，不久升其为给事中、黄门郎。魏帝高贵乡公曹髦爱好文学，当时在朝为官者禀承上意，多献诗赋。羊祜在朝廷，虽然身处于士大夫之间，但持身正直，从不亲贵疏贱，因此，有识之士对他特别尊崇。

陈留王曹奂即帝位后，羊祜被封为关内侯，食邑 100 户。因为羊祜心中对天子不以为然，所以不愿再做侍从之臣，请求出外。后来改官秘书监。等到建立五等爵制，羊祜受封为钜平子，食邑 600 户。当时，钟会颇得天子宠爱，而又心性

[1] 事及语见《晋书·羊祜杜预列传》：“与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劝就征，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及爽败，沉以故吏免，因谓祜曰：‘常识卿前语。’祜曰：‘此非始虑所及。’其先识不伐如此。”

忌刻，羊祜有些畏惧他，对他敬而远之。钟会被诛之后，羊祜任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朝廷机密。接着，迁任中领军，负责统率全部宿卫将士，在皇宫当值，把持着军队的核心，兼管内外政事。

司马炎代魏称帝（晋武帝），因为羊祜有扶立之功，命他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改封为郡公。羊祜一再辞让，于是，由本爵钜平子进封为侯，设置郎中令，备设九官之职，并授给他的夫人印绶。

泰始初年（265），晋武帝特下诏书，任命羊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给以本营兵。当时，王佑、贾充、裴秀等人均为前朝名高望重之臣，羊祜对他们都心存谦让。

二、经营江汉 贬官平南

晋武帝有志吞吴。任命羊祜为都督荆州（今属湖北）诸军事、假节，并保留他散骑常侍、卫将军原官不变，派他治理江汉。

于是，羊祜率兵出镇南方。到任后，他做了几件事，颇有成绩：一是开设学校，兴办教育，安抚百姓，施行仁德而招附远方之人。二是与吴国人开诚相待，凡投降之人，去留可由自己决定。三是禁止拆毁旧官署。当时风俗，官长如果死在官署之中，后继者便说居地不吉，往往拆毁旧府，另行修建。羊祜认为，死生有命，不在居室，命令下属一律禁止。四是用计使吴国撤掉石城之守。吴国石城守备离襄阳 700 多里，常常侵扰边境。羊祜深以为患，于是巧运机谋，使吴国撤销了守备，从此，戍守、巡逻边境的士兵减少了一半，分出来开垦土地 800 多顷，大获收益。羊祜刚来时，军队连 100 天的粮食都没有，到后来，粮食积蓄可用 10 年。^[1] 皇帝下诏撤销江北都督，设置南中郎将，把在汉东、江夏的各军都归羊祜统领。

羊祜在军中，经常穿着轻暖的皮裘，系着宽缓的衣带，不穿铠甲。他的帐下，应命侍卫的士卒也不过十几个人。羊祜喜欢打猎钓鱼，常常因此荒废公务。

[1] 事见《晋书·羊祜杜预列传》：“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时长吏丧官，后人恶之，多毁坏旧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书下征镇，普加禁断。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有一天夜晚，他想出营，军司马徐胤持戟挡住营门，说：“您都督万里，职责重大，怎可轻易离营外出！您的安危，也就是国家的安危。除非我死了，否则，此门不开！”羊祜正色改容，连连道歉。从此以后，很少外出。^[1]

后来，朝廷加封羊祜为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羊祜上表固辞，朝廷没有同意。羊祜返回边镇，吴国西陵督步阐举城来降。吴将陆抗猛攻步阐，朝廷下诏命羊祜接应。羊祜率兵5万从江陵进发，而派荆州刺史杨肇进击陆抗。结果没能成功，步阐竟为陆抗所擒。有关官员上奏：“羊祜统兵8万，吴兵不过3万。羊祜自率大军停在江陵，使敌人有时间加强防备，却派遣杨肇孤军入险。

杨肇兵少粮缺，受挫致败。羊祜背违诏命，有失大臣之体。应予免官，保留侯爵回家。”结果，羊祜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则被免官，成了平民。



轻裘缓带（选自《马骀画宝》）

三、开建五城 增修德信

鉴于历史上孟献子经营武牢而郑人畏惧，晏弱筑城东阳而莱子降服的经验，

[1] 事及语见《晋书·羊祜杜预列传》：“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而颇以收渔废政。尝欲夜出，军司马徐胤执戟当营门曰：‘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脱！将军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门乃开耳。’祜改容谢之，此后稀出矣。”

羊祜挥兵挺进，在险要地区建造了5座城邑，并以此为依托，占据肥沃土地，夺取吴人资财。于是，石城以西地方，均被晋国占有，吴人来降的源源不绝。羊祜便实施怀柔、攻心之术，讲究恩德信用，安抚归降之人，以达成并吞吴国的目的。

羊祜每次和吴人交战，总要预定日期，然后开战，不搞突然袭击，不搞阴谋诡计。如有将领建议采用诡诈之计，羊祜便请他喝酒，使他无法再说；有人抓获吴地的两位少年，羊祜立即把他们遣送回家。后来，吴将夏祥、邵颁等前来归降，那两位少年的父亲也率其部属一起来降。吴将陈尚、潘景进犯，羊祜追杀了他们，然后嘉赏他们死节而厚加殓殮。两家子弟前来迎丧，羊祜以礼送还。吴将邓香进犯夏口，羊祜悬赏将他活捉，然后又把他放回。邓香感恩，率其部属归降。羊祜的部队进入吴国境内，收割田里稻谷以充军粮，但每次都要根据收割数量用绢偿还。羊祜常会集部队在江沔一带游猎，但范围往往只限于西晋境内。如



陆抗

陆抗（226~274），字幼节，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三国时期吴国名将陆逊次子。袭父爵为江陵侯，为建武校尉，后迁立节中郎将、镇军将军等。孙皓为帝，任镇军大将军，屡立战功，被誉为吴国最后的名将。

果有禽兽先被吴国人所伤而后被晋兵获得，羊祜命令一律送还。

由于羊祜广用“务修德信”之术，所以吴人对他非常敬佩，都尊称他为“羊公”，而不称呼他的名字。

羊祜与陆抗对垒，双方常有使者往还。陆抗称赞羊祜的德行度量，说乐毅和孔明也不能与他相比。陆抗有病，羊祜赠给他药品，陆抗举手即服，从不疑心。好多人劝陆抗不要服用，陆抗说：“羊祜哪是下毒之人！”当时人都说，这可能是春秋时华元、子反重现了。陆抗常常告诫部下：“如果晋人专讲德行，我们却专施暴力，这等于不战而败。以后但求分界自保，不要贪求小利！”吴主孙皓听说两境修好，责问陆抗，陆抗回答说：“一邑一乡，尚且不可没有信义，何况大国！我如果不这样做，结果



只会显扬晋国的德行，对羊祜又能有何伤害呢？”^[1]

羊祜在边境，德名素著，可在朝中，却每遭诋毁。他正直忠贞，嫉恶如仇，毫无私念，因而颇受荀勖、冯紵等人忌恨。王衍是羊祜的堂甥，曾来见他陈说事情，言辞华丽，雄辩滔滔。羊祜很不以为然，王衍拂袖而去。羊祜对宾客说：“王夷甫（王衍的字）凭借大名处在高位，但将来败俗伤化，定是此人！”步阐之战，羊祜曾要按军法处斩王戎。所以，王戎、王衍都怨恨他，言谈中常常攻击他。当时的人们说：“二王处在国中，羊公便是无德之人。”^[2]

四、伐吴积极 为人谨慎

咸宁初年（275），羊祜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可以自行辟召僚佐。

羊祜一向认为，要想伐吴，必须凭借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当时吴国有童谣说：“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羊祜听后，说：“这分明是指伐吴之功，水军为最。现在的关键是寻找那个名字与此有联系的人。”此时，正逢益州刺史王濬被征召任职为大司农。羊祜发现王濬的才能可当此重任，而王濬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应了童谣之言。于是上表请留王濬监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命他秘密修造战船，



晋武士俑

[1] 事及语见《晋书·羊祜杜预列传》：“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鸩人者！’时谈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日。抗每告其戎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抗。抗曰：‘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2] 事及语见《晋书·羊祜杜预列传》：“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俊辩，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步阐之役，祜以军法将斩王戎，故戎、衍并憾之，每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接下页）